唐史論斷

舊鈔本
黃蕘圃跋

上

百耐眼福

唐史論斷余向藏影宋鈔精本每篇論斷前有正文當即其所撰唐史也恨無別本未及校勘頃已歸於藝芸書屋汪氏矣適書去之後書友以徐虹亭藏舊鈔本示余遂收之並無唐史但存論斷留於案頭猶勝無書末附曾歐蘇三公所撰諸文字節文似宋本所無其餘書跋牒文亦似有異同惜影宋已轉歸他所不能一一勘定也

丙子歲初三日廿止醒人記

唐史論斷序

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

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孫甫之翰撰

古之史尚書春秋是也二經體不同而意同尚書記治世之事作教之書也故百篇皆由聖人立不以惡事名雖桀紂之惡亦因湯武之事而見不特書也但聖賢順時通變言與事各有所宜為史者從而記之有經聖人所定典謨訓誥誓命之文體雖不一皆足以作教於世也春秋記亂世之事立法之書也聖人出於季世覩時之亂居下而不能治故立大中之法

裁判天下善惡、而明之以王制、是聖人於衰亂之時、起至治之法、非謹其文則不能正時事而垂大典矣、此尚書春秋之體、所以不同也、然尚書記治世之事、使聖賢之所為傳之不朽、為君者為臣者見為善之效、安得不說而行之、此勸之之道也、其間因見惡事致敗亂之端、此又所以為戒也、春秋記亂世之事、以褒貶代王者之賞罰、時之為惡者衆、率辯其心迹而貶之、使惡名不朽、為君者為臣者見為惡之效、安得不懼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其間有善事者、明其心迹而褒之、使光輝於世、此又所以為勸也、是尚書春秋記治亂、雖異其於勸戒則大意同也、後之為史者、欲明治亂之本、謹戒勸之道、不師尚書春秋之意何以為法、至司馬遷脩史記、破編年體創為紀傳蓋務便於記事也、記事便則所取博、故奇異細碎之事皆載焉、雖貫穿羣書、才力雄俊、於治亂之本、勸戒之道則亂雜而不明矣、然有識者短之、謂紀傳所記、一事分為數處、前後屢出、比於編年則文繁、此類固所失不細、味不知又有失之大者、失史之記事、莫大乎治亂、君令於上、臣行於下、臣謀於前、君納於後、事藏則成、否則敗、成則治之本、敗則亂之由、此當謹記之、某年

君臣有謀議將相有功勳紀多不書必俟其臣歿而
備載於傳是人臣得專有其謀議功勳也尚書雖不
謹編年之法君臣之事年代有序羲和之業固載於
堯典稷契皐夔之功固載於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
猶是焉遷以人臣謀議功勳與其家行細事雜載於
傳中其體便乎復有過差邪惡之事以召危亂不於
當年書之以為深戒豈非失之大者或曰春秋雖編
年經目其事傳載本末遷立紀傳亦約是體故劉餗
史例曰傳所以釋紀猶春秋之傳焉此可見遷書之
不失也答曰春秋聖人立法之書也立法故目其事

而斷之明治亂之本所目之事或一句或數句國之
典制罔不明人之善惡罔不辨左氏史官也見聖人
之經所目之事遂從而傳之雖不能深釋聖人之法
記事次序一用編年之體非外春秋經目獨為記也
遷之為紀也周而上多載經典之事固無所廢明至
秦漢紀並直書其事何嘗有法紀無法傳何釋焉此
乃餗附遷而為之辭也或曰史之體必尚編年紀傳
不可為乎答曰為史者習尚紀傳久矣歷代以為大
典必論之以復古則泥矣有能編列君臣之事善惡
得實不尚僻怪不務繁碎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

雖為紀傳亦可矣必論其至則不若編年體正而文
簡也甫嘗有志於史竊慕古史體法欲為之因讀唐
之諸書見太宗功德法制與三代聖王並後帝英明
不逮又或不能守其法仍有荒縱狠忌庸懦之君故
治少而亂多然有天下三百年由正觀功德之遠也
唐書繁冗遺略多失體法事或大而不具或小而悉
記或一事别出而意不相照怪異猥俗無所不有治
亂之迹散於紀傳中雜而不顯此固不足以彰明正
觀功德法制之本一代興衰之由也觀高祖至文宗
實録叙事詳備差勝於他書其間文理明白者尤勝

焉至治亂之本亦未之明記事務廣也勸戒之道亦
未之著褒貶不精也為史之體亦未之具不為編年
之體君臣之事多離而書之也又要切之事或有遺
略君臣善惡之細四方事務之繁或備書之此於為
史之道亦甚失矣遂據實録與書兼采諸家著録參
驗不差足以傳信者修為唐史記舊史之文繁者刪
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它證者補之事之不
要者去之要而遺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用編年
之體所以次序君臣之事所書之法雖宗二經文意
其體略與實録相類者以唐之一代有治有亂不可

全法尚書春秋之體又不敢僭作經之名也或曰子之修是書不尚紀傳之體可矣不為書志則郊廟禮樂律歷災祥之事官職刑法食貨州郡之制得無遺乎答曰郊廟而下固國之巨典急務但記其大要以明法度政教之體其備儀細文則有司之事各有書存為史者難乎具載也自康定元年修是書至皇祐四年草具遂作序述其意更俟刪潤其文後以官守少暇未能備具逮嘉祐元年成七十五卷是年冬臥病久處神思日耗不克成就且就其編秩粗成一家況才力不盛敘事不無疎略然於勸戒之義謹之矣勸戒之切而意遠者著論以明焉欲人君覽之人臣觀之備知致治之因召亂之自邪正之效煥然若繪畫於目前善者從之不善者戒之治道可以常興而亂本可以預弭也論九十二首觀者無忽不止唐之安危常為世鑒矣

唐史論斷目録

卷上

召突厥兵　立建成為太子
殺劉世讓　殺劉文靖釋裴寂
復置十二軍　放宮人
即位改元　魏鄭公論治
中書門下議事使諫官與聞
責封倫舉賢　朝廷之制
任房杜　殺盧祖尚
魏公不避形迹　房杜相業

王鳴盛印
西莊居士

處置降虜
封禪
貶權萬紀言利
以高昌為州縣
親征高麗
後宮不著名
褚遂良諫廢立皇后
在位改元
殺上官儀
追尊祖宗自稱天皇

命李靖為僕射
命李靖討吐谷渾
魏公諫諍
立太子
劉洎賜死
降李勣疊州都督
命李勣為僕射同門下三品
降長孫無忌黔州安置
乾封改元
郝處俊諫令后攝政

李敬元統兵
不稱武后年名
張柬之遂廢武后

殺裴炎
狄仁傑薦張柬之
韋后安樂公主弒帝

卷中

景雲年
姚元崇相
酸棗尉袁楚客上疏
用李林甫平章事
刑罰幾措推功李林甫
用王鉷聚斂

帝王細務
開元尊號
盧懷謹卒
張九齡乞斬祿山
冊忠王為太子
輔璆琳稱祿山無事

李光弼殺崔衆　賊陷睢陽害張巡
烏承恩為史思明所害　九節度使討安慶緒
李峴降蜀州　懷恩留賊將分帥河北
顏真卿降峽州　李寶臣復叛
李棲筠卒　開豐州零陽渠
楊炎貶崖州司馬賜死　陸贄論吐蕃
盧杞姦邪　李晟論張延賞
疑忌李晟　崔損卒

卷下

李絳料魏博事勢　用裴度相
李鄘辭平章事　注意相
裴度罷相　失河北
韋處厚乞相裴度　劉克明弑昭愍
貶杜元穎　辨朋黨
保全内臣　鄭覃言開成政事
不能制内臣　殺陳王
李德裕讓太尉　不能駕御李德裕
貶李德裕　無人君大體
令狐綯縱賊　用韋保衡路巖相
鄭畋罷相　李克用乞誅朱全忠

朱全忠弑帝

唐史論斷上

高祖

召突厥兵

論曰義師之起本救世亂若威德漸盛則四夷款附矣故周武興師致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衆助牧野之戰漢高平定天下亦有北貊燕人梟騎之助今唐師方起當以德義為勝何乃聽文靜一時之謀遽求助於突厥斯自小也財帛金寶皆民力所致當舉義之始許之夷狄可乎不盡賂之又自失信後突厥恃其微功連歲入寇蓋由玆失策也

立建成為太子

論曰立太子必嫡長者使天下之心有繫以止爭奪之患也行之乎世固為常法若夫太公之世子不賢尚求聖人以傳大位況長子不賢次子聖乎安得局於常法也唐有天下本秦王之謀秦王功德之大海內屬望其勢可終為人臣乎建成自舉義以來無一事可稱道但以年長使居聖子上至愚者知其不可也雖秦王以常禮讓胡不虛其位待天命之歸況受禪之初天下未定何汲汲於立太子也善哉寧王憲讓太子之言曰時平則先嫡長世難則歸有功此萬世不易之論也

殺劉文靜釋裴寂

論曰恩與刑人主之大權也恩當其功刑當其罪則中外勸戒矣反是道何以服人心裴寂劉文靜俱以佐命為大臣文靜才略功名逈寂遠甚高祖任情親寂而疎文靜文靜失律則除名及與寂有隙出怨言遂聽寂讒殺之寂當將相之任法而無謀屢為賊敗既入朝不加深罪幸矣顧待彌厚可乎施恩於寂太優用刑於文靜太暴二者俱出於私非聖子功德之大人心去矣

殺劉世讓

論曰兵之用間為神妙者以其術之不可窺也高祖歷戰伐多矣用兵之事不可謂不曉劉世讓素有忠義之名既以知邊機使備突厥方制其要害功效甚明突厥使人入朝言世讓有異謀殊不知世讓既荷任用已有功効何故與突厥通謀況突厥入寇本以馬邑為便今得其地守之是阨其入寇之路也世讓經畫如是戎人反言與已國通謀其情固易察耳高祖不察而殺世讓何昏暗之甚也

復置十二軍

論曰國之用武固常事不可一日懈也中夏之廣外夷之衆雖太平之世黠惡者畏威服德而不敢動其心常幸國之有事起而為患爾則武備可一日懈乎況大亂初定人心未寧便欲為安逸之態而偃武事及突厥入寇乃謀遷都以避經世之略何其淺也賴秦王堅議不行謬策今復置十二軍以教諸府之兵中國之威自此盛矣

太宗

放宮人

論曰古之明王嬪御之數著於經典者可見也漢之

後宮及千數賢如魏桓者不肯出仕矣蓋人君廣置嬪御其損有三侈費甚也內寵多也怨女衆也侈費甚則困民力內寵多則競私謁怨女衆則傷和氣人君之德所損如是賢者以為難諫止而下願仕也況隋煬荒虐自古無比強取良家女置後宮者固無其數高祖初入關放離宮之人還親屬此得美事之一節及受禪安然有其後宮欲不荒恣得乎賴聖子承之立矯其過計出三千之衆使天下聳動歌詠唐之盛德也

即位改元

論曰或問春秋書國君即位必於元年正月明新君踰年即位改元也此書即位踰年豈春秋之法乎答曰尚書記天子傳位改元之法舜則曰月正元日禹則曰正月朔旦春秋即位改元之法本於此聖人以舜禹之法為天下之至正也然顧命康王之誥記成王崩康王既為天子乃釋冕反喪服蓋以先君不書所終之年天子即位不可一日而虛故於柩前即位明先君傳授之意不及行舜禹之法也但踰年稱君改元亦同其道矣以天子不待踰年即位則諸侯可知也春秋一國之史聖人修之遂見天下大法莫若

舜禹至正也元年初即位說者引康誥之文為定以謂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國史書即位以表之此雖明不待踰年即位元年見新君之法不知聖人因而存舜禹之道也況魯侯即位雖稱元年必書王正月者上以明王道之序下以見諸侯奉王制而即位也若夫修天子之史可不知書元年即位之法乎又後代事艱天子繼統必待踰年稱君勢有不便矣故當依實書之雖略變古法其曰以即位踰年改元亦所以法尚書定位春秋改元見新君之意也

魏鄭公論致治不難

論曰帝王興治之道在觀時而為之觀時在至明至明在至公至明則理無不通至公則事無不正通於理故能變天下之弊正其事故能立天下之教弊變教立其治不勞而成矣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則聖人之意可見矣或曰孔子言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又言王者必世而後仁何謂也答曰孔子教為邦者久之之辭也為邦若非聖哲或行仁政未能變通時事功業不速必中道而止故教以久行仁政乃有成功也若以聖哲之道則期月可也但後之為天下者雖欲興起治道多

非聖哲之才不能通究時弊以道變之務速其功以行一時之事故所為駁雜莫復前古之治也觀魏公之論誠得聖人之意文皇能納其言而不惑奸人之論力變時弊以行王道嗚呼明哉大亂之後興立教法不急其功致時太平德流於後嗚呼公哉

中書門下議事使諫官預聞

論曰太宗之任諫官真得其道夫天下之務至廣也軍國之機至要也雖明至聽斷賢相謀議思慮之失亦不能免一失則為害不細必藉忠良之士諫正夫忠良之士論治體補國事乃其志也能密有所助則亦志伸而道行豈必欲彰君過而取高名哉當君相議事之際使諫官預聞得以關說或有闕失從而正之天下但覩朝政之得宜不知諫者之何言上下誠通國體豈不美乎況大臣論事以諫官規正於人君之前安有不公之議茲亦制御大臣使之無過之術爾若以諫官小臣不可預聞國議必衆知闕失方許諫正事或已行而不可救過或已彰而不可言故剛直之臣有激訐不顧以爭之者君從之猶掩其過君或不從則君之過大臣之罪愈大矣太宗任諫官可謂得其道

責封倫不

論曰封倫真姦人之情者也大臣之職薦達人材固非細事天下之大中外之任可容一日之才乎然人之才有能有不能器而使之衆職舉矣豈有人主責其舉賢已未嘗推薦但言無奇才異能上欲欺主之明下欲蔽天下之善此真姦人也蓋姦人不樂進賢其情有三保位固寵常懼失之以賢者既用必建立功業掩已之名見已之過名滅過露則位不能保寵不能固此不樂進賢之情一也又姦人立私必人附已乃引之賢者懷才安命進退以道固不肯趨附姦人以謂不附已而引之則不知已之恩不知已之恩則不為已之黨此所以不樂進賢之情二也姦人無至公待人之心心既不公知人不明雖遇賢才不能深識慮引而進之或有大過為已之累此不樂進賢之情三也封倫之情正在於此太宗以前代未嘗之人析之使慚懼無辭可謂能照姦人之情者也國有姦如封倫者世世不無人主能照其情而責之則公卿悚動賢者進矣

定朝廷之制

論曰太宗定天下之功固天授神武英才不待贊論

而赫〻於無窮矣其朝廷之制又如是宜乎正觀之治也夫定官之員不務多而務擇賢則不賢者安得用矣大臣議事使諫官御史史官並從而入或正其失或糾其非或書其過則大臣安敢不立議矣諸司長官正衙奏事使衆臣共聞之屬官不得奏本司外事非至公之事人不敢言則陰邪之事自絕矣踈賤之人言事者令門下司引奏又置立伏馬以備急事則天下之情無不達矣內侍皆黃衣給事宮掖則姦人無所附而事權不假於人矣數者皆朝廷大法爲人君者能遵行之雖未能及正觀之治朝廷必尊而天下可治也何哉官少而賢必擇之精也大臣不敢曲議必聽之明也諸司官無邪言必制之公也言事者無壅而人情盡達必采之詳也內侍不預事必制之嚴也數者非太宗英睿不能盡其道人君資性至此者鮮矣然設官少而務擇賢使諫官輩預聞大臣之議而救其失諸司奏事明陳於庭踈賤者言事無壅不任內侍以事必久其制而力行之雖不逮太宗之英睿朝廷豈不尊天下豈不治也

任用房杜

論曰人主之任大臣不可不專亦不可專若深知其

人可付國事不專任之何以責成功盖任專則責重責重則人必盡其才力也若知人未至而專任之苟無成功則有敗事又或竊擅威福有難制之患二者惟在人主審之不可一失失則事機難追矣太宗可謂能審任人之術者也知房喬杜如晦之賢而付以國事房杜方盡心職事已著功效陳師合以平常之見欲移主意如晦奏其事意似不廣然慮小臣間言漸害於事公言之爾太宗不惑師合之言喬如晦荷信任如是敢不盡其才力乎此所以成太平之治也然有太宗之明房杜之賢則可以專任而不容人言人主知人未至當審其付任不可執此以為法

殺盧祖尚

論曰人主操天下之勢不可一日失威令威令一失則下起慢上之漸漸若不止則綱紀弛而權移於下何以操天下之利勢故曰人主不可一日失威令也然威令之行不可過中過中則暴暴則人心離矣太宗之用威令誠得其術故內外之臣聞一令罔不靡然從之此無他聰明之性至公之心剛嚴之體御於內外也盧祖尚丁其時荷其任乃委曲思慮以身為計遂成驕慢之態宜乎獲罪矣然殺戮刑之極施於

驕慢之罪此似過中人臣驕慢則殺之復有罪之極者何以加刑若祖尚之罪遂於遐裔而永棄之未至失威令也

魏公不事形迹

論曰人臣之任國事莫若知無不為一存形迹非公忠之道也且如有賢才滯於下或已之親舊也或權勢之親戚也以此避嫌而不舉又如臣下忤犯主怒枉為人譖將被刑戮將行竄逐其人或已之親舊也或權勢之親舊也以此避黨而不辯又如有姦惡之人將為國患其人或已之所不足者或權勢之所不足者以此避疑而不言凡此之類皆存形迹也人臣存形迹為身之謀爾非所以為國計也夫有賢未用國之失也殺遂無辜君之過也姦人將起時之患也為人臣者知國之失而不陳見君之過而不正觀時之患而不救但曰我存形迹此罪不細故謂非公忠之道也溫彥博因魏公為人所譖遂言人臣須存形迹此不忠之言也賴魏公自陳太宗尋悟其事非君臣相信幾失大公之道

房杜相業

論曰或問房杜之相謀議施為不見赫〻之事而世

大賢之何也答曰宰相之功何必赫赫觀時事如何
耳房杜自秦府遇主講天下事固詳太宗即位遂命
作相付任之專不與他相同乃得盡心助治致時大
平以事明之其功可見宰相之任莫先乎正官職用
賢才若官得其才宰相總其大要庶事舉而天下治
矣正觀元年房杜定文武官六百四十員官既少則
才可擇才可擇則官不濫官不濫則職自舉況公於
取士各盡其才此房杜得佐主興治之要道也以至
臺閣規模典章文物皆其所定又防姦邪抑權倖各
有著法大槩如此不惟一時之治固足以垂憲於後

也其他軍國機務雖謀議不著每籌事太宗從之以
太宗之英睿專任二相而從其所籌其賢又可知也
即正觀時事之治二相之功可見矣或曰正觀四年
天下大治太宗准稱魏公之力不及房杜何也答曰
正觀之初太宗求治方切魏公專論王道封倫横議
以沮之太宗不惑姦言力行王道及天下之治也嘉
賢人之論足以明道故稱魏公之力嫉小人之言惜
不能使之慚悔故恨封倫之不見其言自不及房杜
也然魏公議臣也房杜宰相也魏公論其治體房杜
助其施為爾後世賢房杜而不見其功者惟詳觀太

宗專任之意正觀時事之要可也

魏鄭公溫彥博論處置降虜

論曰安邊之術其難哉以太宗之英明魏公之辯論豈不能察夷狄之情定安危之計何至納溫彥博曲議處虜内地仍釋酋長備官京師慮之不審乃如是乎夷狄之態弱則伏人強則為患禮義不能移其性仁恩不能懷其心從古而然也頡利之敗其部落之降者豈慕德義而來正為逃死之計耳置之塞外分酋長以主之足示好生之德何過處置有差也蓋太宗以雄才大略平突厥意破亡之餘不能為患但以大度畜之至仁懷之夸大威德以示萬世故忽其事也不然彥博之議突厥餘衆若遣居河南綏懷德惠終無叛逆此固妄言豈能惑其聰明哉及數年有變始徙降戎塞外乃悔今日之失也

命李靖為僕射

論曰太宗之明李靖之賢君臣之心可無間矣況靖深入虜地方成大功安得容讒人之言且謂靖軍無綱紀致以虜中奇貨散於亂兵之手此不識事體之言也靖善用兵法令素整以少精騎深入虜中無綱紀安能成功乎虜中奇貨若果有之散之兵衆正得

其宜突厥凌中國久矣一日平之張天威雪國恥安邊寧人非靖盡心兵衆盡力何以成此功且寶貨散之軍衆是上不奉君欲下足恩衆心故謂正得事宜但不知寶貨之有無爾太宗為君何至以奇寶為意猜疑賢將尚賴仁明之德不行重責靖之忠誠無所觖望不然君臣之間兩有大過矣及數月始悟其事命靖為相亦足光其功德宜罪譏人以戒於後世可也

封禪不著於經

論曰封禪之文不著於經典秦漢諸儒用管仲說以為帝王盛德之事無大此禮故秦皇漢武行之儀物侈大自謂光輝無窮然封禪之後災異數至天下多事蓋繁費生靈干動和氣所致則崇尚此禮惡足以當天意哉況此禮不著於經典也司馬遷作封禪書引經典之文但巡守之禮耳帝王巡守每至方嶽必燔柴以告至非謂自陳功於天也帝王治天下能以功德濟生民致時太平則天必祐之以永久之福郊祀之禮足伸其報何待自告其功也太宗謂事天至誠埽地足以致敬何必登山封數尺之土此實至論

命李靖討吐谷渾

論曰天子善任人而能至威柄則大臣不驕則中外自肅太宗以吐谷渾拒命一日謂侍臣曰欲李靖為帥討之靖功名之大為當世勳臣首方以老病居家聞其言亟見執政請行太子使大臣如是敢驕慢則各盡才節人臣各盡才節天下事不足治矣天子使人至是者無他善任人而能主威柄也

罷權萬紀言利

論曰觀太宗罷萬紀言利真得天子之體天子為天下所尊非止威勢之重由仁德之高也仁德之本莫大乎愛民愛民之要莫先於節用〻之有節天下貢賦之入歲有餘矣何至殫山澤之利以困人力乎然自三代之衰秦漢而下人君好利者多由所為侈大而用無節也天下貢賦之入不足以充其費姦人得以言利矣人君顧所用不足必說其言而從之好利日甚人力必窮人力窮則危亂自至縱未至危亂天子言為令動為法以好利聞於天下豈其體哉太宗斥言利之臣無他能自節用外謹制度絶權倖無過費耳正觀一朝其事可見初出宮人三千天下固已頌其仁愛及宮中欲修一殿則想秦始皇之過不起

其役體不耐熱公卿請營一閣以避繁暑亦念漢文罷露臺之意不從其請將幸東都勑預修乾陽殿給事中張元素極言隋室修乾陽勞民之事嘉其言立止出降長樂公主勑有司資送倍於長公主魏鄭公引故事言長公主尊於公主豈得以親愛厚資送於長公主上納其言遂不越禮其設官之制命宰相定其員位文武官止六百四十員多得才能而無冗食其養兵之法畿內及諸路府兵止六十萬惟元從禁軍三萬及府兵番上或出征者有所給外皆散之農畝而養焉其行賞之事功者厚賢者禮內無嬖人私其恩外無倖臣竊其澤天下歲入之物有餘用矣故薄賦斂厚風俗其道德與前代聖主並所為自天子之體矣嗚呼為天子者皆可以至是可至是而不至者由所為侈大制度不立權倖不抑所致耳所為侈大物力固難以給若制度不立則庶事無節而冗費益甚權倖不抑則姦人競附而私恩益廣天子雖獨尚儉德亦何能省用太宗自節其用復能謹制度絕權倖所以不取山澤之利不困生民之力而財自豐為天子而得其體著仁德於無窮也

魏鄭公諫諍

論曰魏公以忠直稱歷數百年而名愈高李翺論修史之法則曰假如傳魏徵但記其諫諍之詞足以見正直是魏公得諫諍之道其言足以傳信於後也正觀十年魏公三上疏乃諫諍之著者然不過諫修逸明任人平刑賞辨忠邪反引前代治亂為說未嘗深言君過亦不及安危大計詳味其意尤見當時高致夫不深言君過君無大過也不及安危大計君能自主威福了天下大事也君無大過能了大事真英主也但政有小失則諫之引前代治亂為戒使不至於甚此所以為忠也魏公事英主力贊治道已成太平之治見其小失尚孜孜諫諍以防其甚如事中常之主天下未治其君或有大過魏公之諫必危切至安危大計必忘身以爭也蓋輔相之道不至此不足以為忠魏公之心後之為相者宜詳之

以高昌為州縣

論曰中夏之於四夷天分內外之地也故嗜好不同服用不類禮義不能化人情不可通地形險固自限其所帝王能以德服而威制之常使不為中夏患則上策也安可恃盛大之勢因夷狄拒命而代之遂強有其地一強有其地不惟中夏之人苦戍守之勞又

使諸戎謂中夏利其土壤各懷怨懼俟時乘隙合從為患矣以太宗威勢州縣高昌之地雖保無他魏公尚以為不可則帝王威勢之不逮太宗者慎無貪戎土以起大患也

立晉王為太子

論曰王者立太子以嫡以年以德固有常禮若嫡與年者或昏庸或過惡固不可不擇於諸子也擇之之法取衆望決己意則天下歸心矣太宗英主也斷大事未嘗有疑晚年牽愛不能定一子泰長而有過立晉王無疑何至投床自若取決於無忌之言太子君之副社稷之本豈使一臣立之仍命拜謝賴太子良善人情可屬無忌終不擅其恩不如是必起亂階矣

親征高麗

論曰正觀中天下治平四夷賓服天子威德甚盛太宗練兵師尚功名其志甚銳以此不衰急之意臨天不可預防患難求保太平之業也但因一遠夷之臣殺主害民復侵陵鄰國詔罷兵不聽然彼有罪豈預中國之事命一二將帥出師境上示征討救援之勢使畏威懷德足為天子能事何至決親征之計乎忠賢交諫莫非苦言李勣一議堅不可動遂舉中國数

萬之衆驅之異域輕其性命已似忍心況以萬乘之尊與遠夷爭勝又自輕之甚雖平遼東數城破延壽大軍何足益其威德若延壽納對盧之計危可測乎此蓋太宗英雄自恃忽於深慮李勣順意生事遂成誤計且初議伐遼褚遂良諫止其事太宗然之勣至追述延陀犯邊聖策本欲追擊由魏徵苦諫致失事機以此激之遂定親征之議及敗延壽之衆太宗下馬謝天則危心可知矣詔從行軍人戰死者加勳級膀殯地則中國士衆殞命於遠夷可知矣天子荷宗廟社稷之重為天下生靈之主一旦不因中國之事履危雖輕人命威德無乃損乎且李勣追咎魏徵諫擊延陀事謂之失策如延陀犯邊太宗命將禦之大破其衆足示中國之威不追擊之亦未為失高麗本不敢犯邊何至親征乎勣順意生事無以逃其罪矣房喬忍死上表懇諫伐遼賢哉

劉洎賜死

論曰劉洎之死據舊史所書由褚遂良之譖也然伐遼之行太宗諭洎輔翼太子之意洎有誅大臣之對時已責其疎健太宗至自遼東不豫洎謁見而泫憂之或言誅大臣事亦與前疎健之語何異儻為遂良

所奏太宗疊前怒殺之迹其事狀近於是矣若洎止憂聖體絶無他語又引馬周自明周對無洎不異太宗何至偏信遂良遽誅大臣乎況洎有罪而周隱之又安得止罪洎而不責周也蓋遂良後諫廢立皇后事以忠直被譴姦人從而譖構之惟恐其無罪故劉洎之子訴寃李義府助之賴樂彥瑋力辯其事遂良譖洎之言當出於此矣又正觀實録本敬播所修號為詳正後許敬宗專修史之任頗以愛憎改易舊文則遂良譖洎之事安可信乎

後宮不著名

論曰帝王於後宮恩寵過厚非賢德者鮮不干預時事著名於外蓋寵過厚則言易入言易入則事可動後宮至可動帝王以事則姦邪附之著名於外又況親族竊恩競為氣勢內寵至此小則破家之禍大則為國之患必然之勢也太宗在位歲久後宮不無寵嬖但外不聞何人耳惟徐充容以恩顧稱絶不干預外事後能諫爭君失則正觀宮闈之政可知矣後代不能遵守神龍中上官昭容等招權於外廣植姦黨天寶中楊貴妃專勢於時務強親屬國事既亂數婦人及其家皆不免誅戮噫上世淳風既往人主之尊

為天下所奉制度必如古簡朴或不能則宮室服用
既過於古矣雖英明之君為外物所誘必有侈樂之
意意有侈樂於後宮豈無所嬖寵在人情未為大過
也既嬖之居處服玩充其欲足矣何至容其私謁以
干國事使戚屬倚之以作勢姦人附之以竊權氣燄
既成必生禍患而後已則人君於後宮或有嬖寵能
以正觀為法不惟不使亂政亦所以安全之也

降李勣為疊州都督

論曰君待臣以道臣以道報之君待臣以利臣以利
報之此歷代君臣之常理也太宗用李勣有本有末
其謀謨智力立功立事為大臣固宜然以其勣不負李
密尤信其心使輔太子正為此節勣雖高勲重望位
尚書預中書門下事寵已至矣使輔太子敢不盡力
乎何至無故譴逐使太子他日授以僕射且人受恩
於父兄未有不厚其子弟者況天子以大位授人又
寵信之豈於太子不盡力耶然勣忠義之士但風氣
英豪非感激不能盡節一日無故逐之使不無怏怏
太子雖授以僕射勣之機心豈不曉其利誘乎至廢
立皇后之際不肯盡忠雖勣無大臣節亦太宗以利
啓其心也

高宗

命李勣為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論曰唐采魏晉而下歷代任宰相之制以僕射侍中
中書令為正宰相故僕射二品侍中中書令三品同
中書門下三品由李勣自尚書授詹事詹事卑於尚
書籍其輔翼太子故授之同中書門下三品者得預
聞國政此侍中中書令之任也今勣授開府儀同三
司又改授僕射品已高而曰同三品故蘇冕會要駁
其事曰李勣遷開府儀同三司又改僕射開府從一
品僕射從二品今反同三品者豈不與立號之意乖
乎杜佑通典曰同中書門下三品當以階卑官高令
所給祿秩同品耳據此似非位署後同三品者止記
初命率不以為位號也

褚遂良諫廢立皇后

論曰高宗即位數年奉先帝成法以臨天下頗得守
文之體一日昏惑自恣不奉天戒雖前代荒亂之主
少過之者天子之貴嬪御之衆何至私先帝才人使
逞陰譎之計搆陷中宮為國大醜且高宗自晉邸升
皇儲即位之年地震於晉久而不止是必天意以陰
盛為戒也太宗臨終顧無忌遂良稱好兒好婦是以

國家事付託於大臣也武氏詭計初行方議廢立遂
良以死爭之是不負先帝付託也嗚呼先帝付託於
臨終天地示戒於連年大臣力爭於所議稍近中常
之主當知事理甚明不可不念況高宗幼為聖父教
訓正人輔導豈全不辨事理乎但內惑嬖者之計外
納姦人之言上不奉天戒次不遵父命下不顧忠議
徇一時之欲以至於此心知王皇后無辜而憫之及
為嬖者所賊亦卒不問此又孱懦之態甚矣使文武
之臣蓄夷之長共朝嬖者此又亂禮之甚前代未之
有也卒使嬖者擅人主之權害宗室殺大臣幾移宗

社實高宗之過也然高宗之過雖姦黨所賛亦由李
勣微言于志寧顧望所致冄李勣荷先帝付託于志
寧任宰弼之重若稍助遂良及無忌韓瑗來濟之言
姦黨豈能動乎是極諫高宗之過者遂良也成就高
宗之過者李勣志寧也故書曰右僕射河南郡公褚
遂良諫廢立皇后降潭州都督書其官爵明大臣之
任也諫廢立明廢者不當廢立者不當立也因諫而
降明無罪也遣勣志寧立皇后不書其官但名之明
勣志寧無大臣節賤之也書臨軒立后而不曰帝見
高宗無人君之體也

即位改元

論曰人君即位之年謂之元年元始也人君布政自此始故首月謂之正月取其正始之義也厥後以數繼之終於一世此前古不易之法也至漢文惑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變古制孝武因事別立年名歷代帝王皆遵尚之唐武德正觀雖為年號亦終其身高宗不奉祖宗之法且在位七年矣而謂之元年於理安乎若以立太子之始得以改元不知天下事統於天子乎太子乎事不師古而至於此由大臣昧於經義也

長孫無忌黔州安置

論曰人主之惑讒言由不知其人為蔽耳高宗於許敬宗非不知其人也如敬宗修太宗實録移威鳳賦事高宗明知不足傳信修史尚高下其手他事固不可信矣鞫獄之際事外言所嫉之人其大罪豈得信乎況與忌親則元舅位則三公忠亮之誠許國甚至一姦人譖之不自臨問遂竄遐裔此非不知敬宗之誣謗無忌之非辜正欲快嬖者之意使元舅以勳德重望寃死遐徼不惟昏塞之過實不仁不孝之甚也

殺上官儀

論曰易有君不密失臣之戒春秋有君漏言之譏聖人垂法使人君與臣下謀議不可輕脫漏露致罹其患故申於易著於春秋丁寧如是也況君秉怒自謀使臣預議一日推過於臣而殺之豈人君之道高宗立武后過惡甚矣后延邪人行厭勝法廢之固宜方與上官儀定議后遽自申訴玆以不密所致若便行廢黜后亦何所為反懼后怒言儀教我此乃婦人童子之態遂使姦人乘后之意搆皇太子大臣殺之士大夫無事被逐者甚衆后威權日盛養成簒奪之勢皆由高宗不君也

乾封改元

論曰太宗以功德平治天下其朝廷之事則賢才在位法度施設其生民之樂則刑罰幾措歲時屢稔其四夷之服則大者來臣小者安帖前古聖王之治何以加焉尚謂封禪盛德之事慮己所為未當天心終不行其禮高宗在位十餘年雖賴先帝遺德生民安業四夷不動奈朝廷之事姦人亂政忠賢竄戮天子廢殺臨朝聽斷則中宮重簾威福不專於己此大亂已見有何功德可以告成蓋狥后之欲舉希闊儀物誇耀天下耳登封之後歲饑民困日食彗見連年不

已豈非功德之薄妄告於天又千乘萬騎之行勞費民力干動和氣所致與姦人預慮天時不順先引漢乾封故事建為年號若以歲旱為乾封則民之飢困災變頻仍是果天祐哉為天下者切戒於此勿輕議盛德之事

追尊祖宗自稱天皇后稱天后

論曰謚所以尊名也古之天子諸侯卿大夫善名雖多惟取一大善為稱不使名浮於實也歷代帝王謚號或實或虛不能盡如古制然必以祔廟之始一二字為定也唐高祖起義兵雖出太宗之謀然親平大亂成就王業謚武宜矣太宗以武功定天下即位之後行王道致太平推誠人心幾致刑措綱紀號令與治古同謚文宜矣今高宗曰神堯不惟越禮適所以辱之高祖於堯之道安可擬議況稱曰神堯人必謂其名不稱既知不稱豈非辱之太宗加武與聖此不謂過但廟號久定而增其名又豈禮乎二后號神聖允乘其實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豈中宮之位可當其號此武后自欲尊大妄稱天后高宗遂稱天皇因追尊祖宗二后用掩其迹嗚呼天子狥后之欲僭大其稱瀆祖宗亂典禮此高

宗之過也高宗之過亦由大臣有司不守經義逢君
之惡所致爾

郝處俊諫令后攝政

論曰處俊諫高宗不令武后攝政可謂社稷之臣也
自上官儀被殺高宗為后所制奪其威權內外畏之
無敢忤其意者高宗雖因目疾欲令攝政亦勢逼而
然處俊不顧禍患懇諫其事至引魏文不許皇后臨
朝為證是時處俊之心止知有社稷之計不知有身
計也言既激切又得義琰為助雖昏主悍后義不能
違夫人臣事君見大過而不敢言臨大節而不敢當
者正欲保位避禍也處俊當后擅權上下危逼之際
忠言確論力救其事義琰協心助為之言二公終保
大位不罹其禍如于志寧輩預廢立皇后之議顧望
不言乃保位避禍之意也然終不免譴黜一刺史而
歿但得畏懦不忠之名為世所鄙又豈能保位避禍
乎然則事君者固不可自計利害也邪正在於所守
禍福繫於所值所守者節也不可不固所值者時也
此不可必惟能不失忠義大節則窮通死生賢矣

劉仁軌請李敬元統兵禦吐蕃王師覆敗

論曰王者能知人能駕馭臣下則不敢欺矣將相不

忌賢不私怨則國事濟矣李敬玄不練邊事與劉仁軌立異此廟堂之上恥所不能忌其賢而違其議也仁軌知李令非將帥才決請鎮守使之敗辱此恃其功名欺君以逞私怒也高宗不察李令不能統兵但徇仁軌意遣之尋致兵師敗衂自損國威此昧於知人之明失馭臣之術一舉而君臣之間俱不免過然仁軌之過大矣

中宗

裴炎請太后歸政太后殺之

論曰裴炎死雖由直議迹其本末自取之也武后篡奪之勢非一朝一夕為之方欲因事立威震懾中外然後行其所謀中宗即位之初過寵后父炎力爭之因有讓國之言蓋一時忿激之詞也炎諫於外武后制於內一孱主豈能有為何得因一時忿激之詞便謂不堪輔佐遽行廢立蓋炎自以忤意預憂禍及遂附武后為之謀爾殊不知后既能廢帝立少子天下之權皆出於己其勢至此事肯已乎況素有異謀也炎方區區諫正其過又請復政少子盜欲取人奇寶已預其謀既使得之乃以廉恥為責令歸其寶言得從乎言既不從禍可免乎故曰炎之死亦自取之

也夫為人臣者雖當盡力於事在擇主之正與不正爾主不正而盡力鮮有不罹其禍者蓋共事之時知其計畫所長用心所向得志之後必慮復與人謀則不利於已故有忌之：裴炎與劉禕之程務挺輩相繼被戮皆自取之也

不稱武后年名

論曰武后僣竊位號唐史臣修實錄撰國史者皆為立紀繫后事於帝王之年列僞周於有唐之史名體大亂史法大失矣後史臣沈既濟奏議曰中宗以始年登大位季年復大業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表年昔魯昭公之出也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雖失位不敢廢也今請併太后紀合中宗紀每於歲首必書中宗所居曰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則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俾名不失正禮不違常此得春秋之法足正唐史之失也故從其議書武后事於中宗紀中武后改年皆是妄作今起嗣聖繼以景龍武后所改但存其名備證它事而不以表年焉所以正帝統而黜僣號也

狄仁傑薦張柬之為相

論曰觀武后用張東之見其任賢之術也武后臨朝僭竊二十餘年所用之人姦正相半蓋后俊智之性有過於人謂不用姦人無以成已欲不用賢人無以庇已過然持大權者多賢才也如狄仁傑姚元崇相於內婁師德郭元振將於外天下事何慮乎故雖兇殘不道不至禍敗者以此也當仁傑崇相國才謀之士不乏於時尚孜孜訪於二相求大才以備任用二相力薦東之立命作相其推心不疑如此則向之任用之意可知矣豈非得任賢之術也一婦僭天下大號恣行凶虐尚以大權付得其人久不禍敗為人君者能推誠任賢天下豈有憂患乎

廢武后

論曰舊唐史書武后傳位於中宗蓋史官諱其事也然桓彥範傳書武三思以武后為彥範等所廢常深憤怨又於武后實錄書彥範請太后復辟卧不語事是廢之為實今迹其實事書東之彥範等遂廢武后所以明大法也唐之天下高祖太宗之天下也高宗傳受於祖宗及其崩也以子託后后擅威權乃逼奪其位僭竊大號恣行兇虐毒流內外踰二十年不道至此若終身無禍何以作戒於後況實廢之安可諱

也若以中宗武后之子也彥範等奉子而廢母於事不順是不達其理春秋莊公元年三月夫人遜于齊此莊公之母也以悖亂之事去其氏貶之則春秋之法可見矣武氏奪嗣君之位變唐國號凶威虐法為害歲久安得無所貶也況書廢武氏者廢其僭竊之號彊大之權復后之位爾復后位所以奉祖宗之統豈不順乎故用春秋之法為唐貶絕罪人且作戒於後也

韋后安樂公主進鴆帝

論曰中宗真天下下愚之人不可移之性也前代人君如太甲者中人之性爾始以失道為大臣所廢遂能深思前過自新厥德暨復正位享國永年中宗即位之初過寵后父因大臣切諫有不道之言為母所廢流離艱苦凡十五年賴祖宗功德入人至深天下之心繫於後嗣故忠義之臣出死力以救始得復歸京師及正位昏庸之態又甚於前崇寵韋氏使預國政縱其姦惡一不為意忠臣諫而不納凶人進而得計賢者罹罪邪者受寵紀綱法度紛然無一條理是中宗歷憂患二十年未嘗省過也未嘗修已也人情邪正都不曉也世事美惡都不辨也昏昏然何等人

爾故復位數年孱惑如故豈非下愚之人不可移之性歟卒至凶婦逆女結邪謀而終由以至愚自貽其禍也

唐史論斷中

睿宗　景雲年

論曰古之人君即位必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不可不終也繼大位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二君也先君之年不終則後嗣急於為君而忘孝心矣繼大位無始則布政立事無以正本矣一年二君則國統不一而民聽惑矣典法如是之重人君復不謹其事歟睿宗於中宗雖兄弟之序然繼其位則同於先君安得不待踰年而改元蓋大臣昧於經義而然也今書

景雲年者不可分中宗所終之一年為二又不可記
睿宗之始年謂之二年故變其例所以戒無禮而正
不典也

傳位皇太子使主細務

論曰睿宗以次子平王賢而有功取内外屬望之意
從長子辭讓之誠立為太子又以時多雖上象示變
知行事不當天意遂傳位於子寔大公之心安宗社
之計也奈何為　妹所惑雖傳位而不授以政俾太
子稱帝而主細務自稱太上皇而斷大事此體豈正
乎故養成一妹　惡致奸人黨附從而逆謀賴太子
英果先事誅之不然内難可測乎蓋睿宗雖有大公
之心而明斷不至也惜哉

玄宗　相姚元崇

論曰天子任輔臣非知其忠推誠待之何以責成功
輔臣荷天子之知非素藴策畫通達時務盡節行之
何以稱大用明皇之用相姚元崇之事君得其道矣
初明皇以崇可相將召之張説輩誘言交結一不能
動遂以大柄付之崇荷其信任之意力救時弊行之
不疑數十年紛亂之政旬日而變紀綱法令卓然振
起非君臣相得之誠至深至悉何以及此然為姚崇

則易為明皇則雖自中宗復位承武后暴政之餘且為韋庶人所制用姦貪去忠良官職無叙紀綱大亂重以太平暴横不改其惡中外人心思治甚切崇有才智固能觀時事之弊知變之術一日當圖政順人心行之不難耳明皇居藩邸已憤時弊之甚即位之始鋭意求治任崇固宜但張説有輔翊舊勳素親倚方居左右與崇不恊崇雖才過于説適在疎遠不任説而任崇此所以為難也嗚呼人主知疎遠之臣可用付以大柄推誠待之使盡其心以成開元治平之業後之人主固宜以此為用賢之法也

開元神武皇帝尊號

論曰古天子之稱曰皇曰帝王蓋稱其德也秦不顧德之所稱但自務尊極故稱皇帝然亦未有尊號也至漢哀帝始有聖劉太平之號此豈可為法乎高祖太宗各有功德俱無尊號高宗狥武后之意始稱天皇中宗從韋庶人之欲乃號應天二宗並為婦人所制綱紀號令不由於己其行事紛亂果合天理乎而稱曰天皇號曰應天是妄自尊大但取千萬世罪與笑耳明皇以賢繼位祖宗善惡之事聞見固熟何故忘高祖太宗之實德襲高宗中宗之虗名蓋臣下謟

諫不守經義逢君之過而然也故所上表明言何必
稽古此人臣不忠之言耳人君行事不可泥古之迹
又不可不稽古之道泥古迹則失於通變之機不稽
古道無以成大中之法況明皇英偉之主志氣雄俊
臣下常以古道諷之尚慮越逸可得更言何必稽古
以導其侈心矣

酸棗縣尉袁楚客上疏諫娛樂

論曰開元二年明皇方勤政治用才傑百度具舉內
外無事實有承平之風聽之政暇頗事娛樂以人之
常情觀之天子當承平之時稍自娛樂未為大過然
深計遠慮之士已憂之矣蓋人情大抵好逸憚勞志
氣稍充目前無患鮮有不驕墮者驕惰不已憂患遂
至此事勢之常也況萬乘之貴為天下所奉又當內
外無事恃此自樂驕怠之志必從而生姦人窺其情
益求美物作奇伎以奉之心說意快以寵其人一寵
之則姦人之徒爭奮其計矣姦人得計時政必壞日
復一日亂亡自至此人君好逸樂之常勢也故楚客
一窺明皇娛樂之意以太康失道不聽五弟所述禽
荒色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之戒遂至失國秦穆公
崇飾宮室由余譏其勞民能改其過乃興霸業之事

上疏言之以止驕逸之漸明皇雖容其言而娛樂不改其意自以大功即位方任賢才致天下無事我娛樂何害哉所以忽其言不聽蓋明皇才俊性英豪向在藩邸歷知民間事觀韋庶人之黨勢危社稷遂起兵討之能成大功茲乃感憤而為也及即位勵精政事委信賢佐命盡除前日之弊然英豪之性不能純入於道見時無事乃以娛樂為意殊不知娛樂浸久志意漸昏姦邪秉間以進自致危亂也但明皇雄才大畧雖務娛樂猶倚任正人以了國事德澤之廣入人甚深故久而後致天寶之亂若中材之主不及明皇才畧復不能任賢致天下無事如開元時稍縱娛樂不待久而亂矣或曰人主當天下無事時不可自樂乎曰天下之大政務之廣堯舜至治之世尚曰兢兢業〻一日二日萬機戒慎若此後世之治望堯舜遠矣一時無事得不慎其微乎然人主聽斷之暇宴樂以節游幸以時豈不樂乎況天下奉之意無不滿何必從禽獸廣聲色使姦人得以窺其欲耶後世必法堯舜常保儉德恐有不能但或皆好於物不可使有形或倦怠於事不可使有迹外或有恩倖之臣權不可假內或有嬖寵之人言不可或嗜好一形則小

人極新美之事曲奉其欲而有所希矣倦怠一露則邪臣陳安逸之趣迎尊其意而有所要矣假恩澤之權則黨附必衆而擅恩威矣惑嬖寵之言則私謁盛行而政令撓矣明皇在位既久四事皆不能慎故起天寶之亂然則天寶之亂原於楚客上疏之年矣

盧懷慎遺表薦宋璟盧從愿

論曰太宗嘗賜魏徵手詔言晉何曾不忠之罪蓋謂曾窺見武帝奢逸之心不能切諫但退有後言也觀懷慎與宋璟等所言頗似何曾之意然懷慎與曾言同而意則異矣曾自以奢縱為時所譏見主之過默而不言此正保位爾其與子孫竊言又欲取名於後世也懷慎清儉有節性復公正非懷固祿寵之人也其主方勤政治未有深過但以高識見其萌芽不聞切諫此亦可責能與璟等深言且力薦之是使諫正於後以此論之懷慎與曾言同而意異也夫大臣德望有素無保位懷祿之迹若觀主微過而不言又能薦賢者諫正於後尚可掩過如德望未著見主過而不言又不能力薦賢者使之諫正此懷祿固位之人雖竊一時富貴千載萬世識者視之當為罪人矣

用李林甫平章事

論曰帝王之命輔相或自知其人或大臣所薦必名德有素才能已試者始可協天下之望林甫先圖郎官源乾曜薄其才行不許郎官不可為則其人不賢衆所知矣及宇文融引之為黨歷中丞侍郎無一善績可稱維為韓休所薦休之言亦未必能信於主但武妃力士內為之助遂至大用爾假如明皇以林甫是韓休所薦休有一時之名其言雖可信豈不思武妃力士已之嬖寵者也林甫為近臣能使嬖寵者為之言其人姦佞可知矣假如惑嬖寵之言不辯其佞既相之後能議何事況不知學術有何所長任之也是林甫凡百奏請但能希意旨以取恩寵耳況人臣奏請之事若有合於主意嘗攷其經世濟民理道明白始可無疑若事事合於主意是明有所希而然也況本因嬖寵而用又奏請之事皆合已意帝王稍明理道者豈不復慮哉況明皇天資不為不明一日昏惑都無念慮遂使姦臣擅權終亂天下則嬖寵之為患也如此夫帝王荷宗社之重主生靈之命不得賢輔何以興起治道求賢輔無他術必取名德有素才能累試者可矣若名德未著才能未彰但取嬖寵之言而命之以迎意希旨而任之是上忘宗社之重下輕生

靈之命欲天下不亂不可得也林甫任用浸久内則起大獄引楊國忠使倚貴妃勢以害忠良致其權力外則保任藩將使專節制利其夷狄賤類無入相之路養成祿山凶威則天寶之亂林甫致之也噫天子一聽嬖寵之言任姦人相國以其迎意希旨而寵之遂起大亂已罹播遷之禍民陷死亡之難後世人主得不戒之哉

張九齡請斬安祿山

論曰人君有忌心則賢者不能立事軍國之務至衆一人之智固不能了必藉賢者謀議也賢者謀議多出衆人之見非英睿求治之君往往不諒其心或以忤意猒之或以立異惡之姦邪希旨之臣撫疑似之事從而譖毀則人君忌之矣既忌之不惟謀議難合且欲闘一時怒氣多方沮之雖理道明白亦不從也賢者為人君所忌如此欲立事得乎九齡以高才直道居輔相之位值明皇倦於政治猒聞讜言方且倚任李林甫姦臣謀議固無所合及奏祿山逆狀此先覺獨斷之論非常人可明其以將校敗衂請行軍法此有何難明之理况祿山素無賢名又無大功本以勇銳可用今戰而敗衂則勇銳亦不過人不知以何

功德可贖罪也是明皇特以九齡議論堅正多所違忤又聽奸言謗間久有忌心因不從其言而沮之也噫賢者忠於國而君忌之謀議之事雖理道明白不從其言在賢者無負於國矣但人主内倚奸言外眷大惡遷播之辱歸咎何人哉

刑罰幾措推功李林甫牛仙客

論曰或問開元二十五年明皇用奸人逐賢相戮直臣殺三子此國事大失人道幾喪也有何德化尚致天下訟獄希少曰國政善惡皆有後効明皇即位之初勵精政事得姚崇宋璟張九齡之徒繼為輔相盡心贊助故德化被於人間風俗既厚獄訟幾息及在位漸久怠於政治雖姦邪乘間而進尚有忠賢任事未至大害於政及罷免賢相專任姦人直臣言事遂遭殺戮三子無辜俱以讒死其他流貶者不可勝道此固君之大過但惡在於内而未及於民前日為善之效流風未改故獄訟尚希也林甫自以專任經歲姦跡漸露取天下一善事掠之為功將以掩罪徐嶠輩小人得希其意妄托微物用為靈異上以固主心下以愚民聽明皇惑其事從而賞之自此擅威權起大獄姦惡日甚無所不為天寶之亂乃為惡之效也

為君為相者勿以目前善迹便為已功當顧已之行事
如何耳善惡之事未有不效者也

冊忠王為皇太子

論曰國之廢立太子可容易哉其立之也非嫡不可
非長不可非賢不可開元初明皇立瑛為太子非嫡也
非長也但以母善歌舞寵之遂立其子立之固容易
耳然立之二十餘年名分久定雖不聞大善亦不聞
有過又可容易廢之乎不惟廢之復殺之矣此雖武
妃妖惑林甫賊計所致迹其本末亦由張說之過也
明皇諸子皆非中宮所生可慎擇賢者立之可矣何
必即位之初急立太子蓋方寵瑛母用悅其意耳立
之歲久中外不聞其過人心有奉矣開元十七年忠
王領河北元帥與百官相見張說退而言曰嘗覲太
宗寫真圖忠王奇表實類聖祖社稷之福也太子在
上而說稱忠王奇表比之聖祖事果便乎蓋昭成方
娠說侍讀東宮知其異事謂王當受命天故因事言
之使衆知耳亦或有結王之意說事明皇不惟東宮
之舊復贊先天監國之事情義至密非他相可比故
任用以來言必從計必行觀忠王之事豈無密謀潛
議也若果以瑛之才不能任唐事忠王賢足以代之

何不定計退瑛於藩而立忠王使父子之際無大過何得容稱忠王之善而無所定計計雖不定明皇意已移矣天子於太子有移意則嬖寵姦賊之言入之易爾以此論之豈非張說之過也不然二十五年張九齡以直被黜朝廷之士知明皇方惡直言林甫方肆凶計誰復開口敢謀國事明皇於林甫之言無不聽納惟立壽王瑁事不聽而卒立忠王也然瑛之才遠不逮忠王無以辯之但以國有太子而說稱忠王之美又不贊定立子之計使處置得所終致明皇殺子之惡說無以逃其罪矣

用聚歛臣王鉷

論曰正觀十年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奏銀坑事太宗惡其言利遂斥之不令立朝詳味當時致治之風堯舜何以加焉天子冨有天下惟患德義之不充不患財用之不足正觀中天子勤勞政治敦尚儉德非賢者不厚禮非功臣不寵賜內無嬖人專其恩外無姦臣竊其澤所用固有節所歛固不厚但慮人才未盡用生民未盡蘇意常不足爾天子務德義如此所以言利之臣不能洽也天寶之初天子厭倦萬機日恣修逸內有嬖人擅其寵外有姦臣導其欲恩倖寖廣

用度日增常入之物不足以充其費必誅剥生民而後已此所以言利之臣必用於時也韋堅以漕運寵楊謹矜以積財進至王鉷任用則剥割極矣民以戍死邊追理舊課詔恩給復而廣收脚費寃痛之聲徧於天下鉷方以所聚之物謂之羨餘納於內庫以奉天子私費嗚呼天子之費豈有私乎且天子為生民主民勤力以奉之財賦之入固有常數入既有常用得無節乎故行賞於人使內外稱之曰宜也施惠於人使內外稱之曰宜也今乃恣奢逸廣偏賜嬖寵之家競為僭侈權倖之輩各極其欲是明皇用聚斂之臣剝肌膚搥骨髓以快姦人女子之心爾快姦人女子之心而取天下之怨欲天下不亂不可得也王鉷聚斂極矣繼以楊國忠用事尤恣無名之取故明皇私費滋廣而內庫盈積季年之亂復資盜賊之用是明皇寵姦巧之臣竊生民之力始則奉私慾終乃為賊資也世之論治亂者多謂繫之時數今以太宗明皇之事驗之太宗斥言利之臣而天下自治明皇用聚斂之臣而天下自亂然則治亂果繫於時數乎後之王者宜鑒於此

中官輔璆琳稱禄山不反

論曰人主信任中官無甚於明皇也禄山領三道兵權勢力至重又請蕃将以代舊将反計可知楊國忠以貴妃之親極公相之位明皇寵信言無不從及奏禄山逆狀流涕言之是必欲感悟主心也然明皇竟未知之信潛使璆琳往察其狀是信國忠之意未及於中官也其意曰國忠我之寵丞相也但禄山有功不無忌嫉則其言未必忠於我也璆琳日在左右我所親信委之以事必盡忠於我也以此待璆琳之意過於國忠及為璆琳所誤遂成大亂雖誅之何益後之人君信待中官者可不慎哉